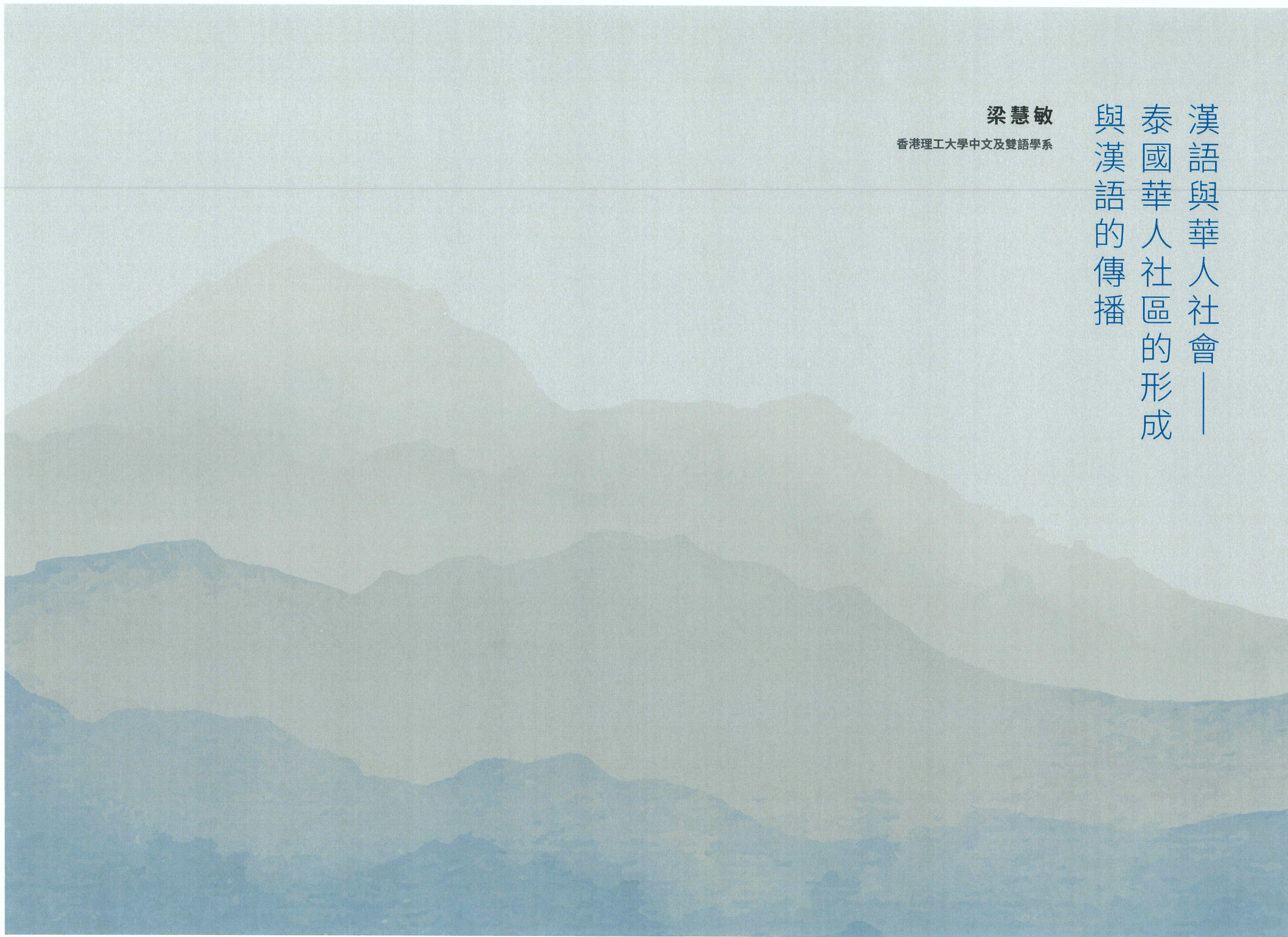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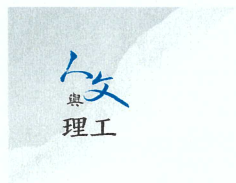


漢語與華人社會——
泰國華人社區的形成
與漢語的傳播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漢語與華人社會—— 泰國華人社區的形成 與漢語的傳播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一、引言

東南亞與中國山水相連，早在秦漢時期，即有海商進入東南亞的記載。唐宋時期，中國海商遍佈東南亞沿海地區，人口往來頻繁。明朝初中期，爪哇、蘇門答臘等地已出現華人聚居的區域；後來明朝政府多次發佈禁令限制出海，但由於海外貿易繁盛，前往東南亞的華人依然有增無減，形成具規模並影響至今的「下南洋」的移民潮。所謂「南洋」，包括現在的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汶萊、越南等東南亞 11 國。在古代文獻中，這一地區先後被稱為「南海」、「西南海」、「東西洋」，清朝則泛稱為「南洋」，後沿用至 20 世紀中期。其中泰國是東南亞國家中華僑華人人數眾多的國家，僅次於印尼，目前華人佔泰國總人口約 10-14%。¹ 華人移民來源地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海南，以及與泰國相鄰的雲南地區，以潮汕民系為主。據《潮汕百科全書》記載，在泰國的潮汕人約 350 多萬人，潮州華僑主要居住在以曼谷為中心的泰國中部地區，控制了泰國的商業、工業、米業、金融、貿易、

1 數據綜合了劉岩：〈泰國曼谷華人的華語觀〉，《民族教育研究》，第 12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41；Charles Keyes,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Peoples of Asia’ —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ailand, China and Vietn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4, 2002, pp. 1163–1203, <https://doi.org/10.2307/3096439>; Joel Selway, “Turning Malays into Thai-Me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ailand,”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15, no. 1, 2007, pp. 53–87, <https://doi.org/10.5367/000000007780420480>; Tian Wenwen, “Thai Ethnic Chi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Mandarin Chinese: A Pilot Study,” In *RSU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2019*, pp. 1230–1241, <https://rsucon.rsu.ac.th/files/proceedings/inter2019/IN19-035.pdf>, 以及非官方機構、泰國華人組織 “My China Roots” 提供的統計等，其中包括已歸化泰籍及仍持有中國籍的華人。

出口等經濟樞紐。² 華人來到泰國以後，依然保持着在家鄉的文化和傳統，並且形成界限相對鮮明的居住習俗，在中華文化影響的基礎上，又普遍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點，並影響了後來從中國其他地區移居來的華僑華人的生存與發展。

根據史料，曼谷唐人街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宋朝。在華人社區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華人對泰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作出了卓越貢獻。目前，當地華人在生活和語言等方面與泰國社會逐漸融合的同時，亦保留着自身的文化習俗。由於泰國華人以潮汕民系為主體，潮州話在唐人街仍然是主要的溝通語言。下文將以時間為脈絡，根據相關文獻探究泰國華人社區形成的淵源、漢語的傳播，以及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

二、華人社區在暹羅的形成

（一）宋元明時期

根據記載，至遲在南宋初年，已有中國人到今日泰國境內從事貿易並定居，成為最早的華僑。³ 宋朝定居泰國的中國人當中，最著名的應為南宋末年的丞相陳宜中（1218-1283）。崖山海戰（1279）後，陳宜中到占城（Champa，又稱占婆，今越南中南部）借兵抗元，後來蒙古人佔領占城，陳宜中便攜軍民敗走至暹國，主觀上為避禍，客觀上則將漢語帶到了泰國境內。元朝時期，中國人不僅留居中南半島，還與當地人通婚。1296 年，周達觀（約 1266-1346）在《真臘風土記·貿易》中記載，中國商人到達中南半島後往往迎娶當地女性作為妻子，以便生意往來：「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⁴ 此外，周達觀也在《真臘風土記》中首用「暹羅」一詞稱呼

2 李益杰：〈海外潮汕華僑華人集中於泰國的原因淺析〉，《東南亞》，第 1 期（2004 年），頁 49。

3 見（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本文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所收錄的版本為依據。

4 見（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本文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所收錄的版本為依據。

泰國素可泰王朝 (Sukhothai Kingdom, 1238-1438)。⁵ 至 1300 年，暹羅素可泰王朝第三代國王蘭甘亨 (Ram khamhaeng, 《元史》稱敢木丁，約在 1270 年代至 1310 年代在位) 曾兩次親自往中國朝覲，謁見元朝皇帝忽必烈 (1215-1294, 1271-1294 在位)；第二次朝貢時重金禮聘多名中國陶瓷工匠前往暹羅，並在當地設陶窯生產陶瓷，這批工匠開創了泰國的製瓷業。⁶ 到了 1349 年，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則提到，在龍牙犀角 (Patani, 今北大年一帶)，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唐人廣受尊敬。可見，宋元兩朝為早期的漢語傳播奠定了基礎。

真正華人社區的形成，是在暹國的大城王朝 (Ayutthaya Kingdom, 又稱阿瑜陀耶王朝, 1351-1767) 時代，這一時期大批華人遷入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來自中國的推力。明朝中葉，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蓬勃，富商資本膨脹，隨之而來的是土地被嚴重侵蝕，許多因之破產的農民被迫渡海謀生；第二是來自暹國的拉力。首都阿瑜陀耶 (Ayutthaya, 又稱大城, 今曼谷北部) 為當時區域貿易中心，與中國東南沿岸往來密切。在明代，鄭和七下西洋 (1405-1433) 反映出中國的航海技術已達到超高水平，因此當時暹羅的對外貿易，包括造船和航運，幾乎全部由華人包辦。在這個背景之下，當地人自然對遷入的華人優待有加，這對於在家鄉難以維持生計的華人來說有着巨大的吸引力。⁷ 明代黃衷在《海語》中記載：「有奶街，為華人流寓者之居。」(《海語》卷上)，足證當時華人在阿瑜陀耶之繁盛，已形成專門的聚集區。⁸ 在這個時期，與暹國貿易的主力軍為福建商人，閩籍華人是較早移民並定居暹國的；⁹ 另外亦有浙江人，饒宗頤 (1917-2018) 謂當時「暹國華人為官者，自來有之，

5 泰王國舊稱暹羅 (Siam)，1932 年暹羅立憲革命後改稱為泰國 (Thailand)。本文因應行文需要，按情況而採用「暹羅」、「泰國」等稱謂。

6 見《百度百科》，「元朝外交」條，<https://baike.baidu.com/item/元朝外交/12001086>，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7 許肇琳：〈泰國華人社區的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1 期 (1995 年)，頁 46-57。

8 見 (明) 黃衷：《海語》(卷上)，本文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所收錄的版本為依據。

9 李慧芬、康曉麗：〈20 世紀泰國閩籍華人社會變遷與族群認同〉，《東南學術》，第 6 期 (2018 年)，頁 227。

使臣既為浙江人，令人推想浙江人應有不少南來營商。」¹⁰ 明朝是中國與暹國大城王朝對應的朝代，當時浙江省由於倭寇作亂，寧波港閉港，與東南亞海上貿易的港口逐漸轉移至福建泉州。清人徐繼畲 (1795-1873) 在《瀛環志略》卷二中記載明朝中葉以後：「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若鶩，或竟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¹¹ 可見寓居於大城王朝首都阿瑜陀耶的中國人已具備一定規模，並且以福建人為主。

(二) 清朝時期大量潮州人的遷入

1767 年大城王朝被緬甸所滅，首都阿瑜陀耶遭焚毀。來自廣東潮汕民系的鄭信 (《清史稿》稱其為「鄭昭」，1734-1782, 1767-1782 在位) 打敗了緬甸侵略者，建立吞武里王朝 (Thonburi Kingdom, 1768-1782)。¹² 由於鄭信是華人後裔，且與清朝共同抗擊緬甸，因此得到清朝乾隆皇帝 (1711-1799, 1735-1796 在位) 的冊封，「清暹」形成正式藩屬關係。鄭信除積極與中國、英國與荷蘭展開貿易活動外，還大力招攬華人華僑，給予潮州商人特殊禮遇，並對潮州移民從事農業及手工業等相關行業提供各種方便，因此當時「潮屬華僑」甚至享有「王室華僑」之雅稱。¹³ 吞武里王朝時期，華人因蒙獲鄭王的庇蔭和影響，享有許多經商優惠待遇，致使從潮州移居暹羅的人絡繹不絕，紅頭船頻繁往返於暹羅和潮州之間，運載許多貧困潮人到暹國謀生，不少潮汕人因此拖親帶故大舉遷泰。¹⁴

10 轉引自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前僑務參贊方文國的文章，見〈「走進泰國」泰國華僑華人社團與中華文化傳承的關係與貢獻(上)〉，載「百度百科」，發佈於 2021 年 6 月 17 日，<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a1817d0f744c69671f883545>，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11 見 (清) 徐繼畲：《瀛環志略》卷二，本文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所收錄的版本為依據。

12 《辭海》(1999 年版) 鄭昭條：「鄭昭，原名鄭信。」另，《中華百科全書》(1983 年典藏版) 鄭昭條目英文版提到了「信」(Sin) 在泰語中是「財寶」的意思。

13 李益杰：〈海外潮汕華僑華人集中於泰國的原因淺析〉，頁 51。

14 「紅頭船」指清代廣東潮州與東南亞一帶航運遠洋船隊所用的帆船，因船頭刷上硃紅色而得名。

拉瑪三世皇時期（Rama III，1788-1851，1824-1851 在位），暹羅商品經濟得到政策上的支援，受到西方人歡迎的砂糖，更是推動暹國大規模發展甘蔗種植業的火車頭。中國在唐太宗時期（627-649）便從印度學會了熬制蔗糖的技術，廣東潮州因地理和氣候的關係，是最早開始種植甘蔗的地區，歷史更可追溯至唐末。¹⁵《潮梅現象·潮梅物產》便記載道：「迨唐末時，潮人漸知植蔗制糖之法，自是以後，遂有蔗糖之產。」¹⁶到了明清時期，以通行潮州話為主的粵東潮汕地區，已經成為廣東重要的甘蔗種植和製糖業中心。由於潮汕人掌握着一系列成熟的種植技術，是故成為暹羅的招募對象，可以到當地投資並參與生產，還能獲得減稅優惠。¹⁷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潮州人帶着家鄉的成熟種植技術前往暹羅發展。這一時期前來的種植工人多為青年男性，他們到暹羅後與當地婦女通婚，逐漸與當地人融合同化。1830 年華人農民在暹羅東部、南部的農村，種植煙葉、胡椒、甘蔗、桫欒、棉花、果樹、蔬菜和稻穀等，如尖竹汶（Chanthaburi，現稱莊他武里府）的甘蔗種植園，基本上均由潮州人經營。與此同時，與甘蔗種植關係密切的蔗糖加工場，也是由潮州人經營，例如曼谷以西的佛統（Nakhon Pathom）就有 30 家潮人開辦的製糖廠，每家僱用 200-300 名鄉里。製糖業的發展給政府帶來豐厚的利潤，為了確保糖的貨源和加強對製糖的管理，暹國政府任命潮州人「鑾披達」為拉瑪三世皇的財務首長，並擔任砂糖稅務長官等職務。潮州人還積極地經營蔗糖的國際貿易，通過華人的船隻把白糖運送到中國、麻六甲（Malacca）等市場。可以說，蔗糖的生產、銷售、運輸和國際貿易的每一個環節都是由潮州人來完成的。¹⁸此外，泰國盛產稻米，水稻是當地最重要的農作物，據史料記載，暹羅大米在清朝康熙時期曾獲批准，從閩粵地區入口銷往中國。華人自 19 世紀起已在當地

15 《唐書·西域傳》中記載唐太宗遣使往摩揭陀（印度）取熬糖法，說明了印度的煉糖術在唐朝傳入中國。

16 謝雪影編：《潮梅現象》（汕頭：時事通訊社，1935 年），收錄於《台灣華文電子書庫》，<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L-9900015197/reader>，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17 見〈正月十六遊蔗巷 潮州人與甘蔗的情緣〉，載《新浪廣東》，發佈於 2018 年 3 月 6 日，<http://gd.sina.com.cn/cs/leisure/2018-03-06/city-cs-ifxipenn3336874.shtml>，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18 黃素芳：〈淺析曼谷王朝初期（1782-1910）泰國的華人方言群〉，《八桂僑刊》，第 3 期（2012 年），頁 51-52。

經營碾米業和大米加工，華人米商、港口商和買辦頻繁地遊走在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三角洲和中國南方港口的貿易線上；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華人在曼谷及其毗鄰地區的碾米廠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地發展起來，從 1889 年的 17 家，到 1912 年達到 50 家以上，1942 年前全泰國大約 80-90% 的碾米廠由華人經營，其中不乏來自潮州的華人米商，而在碾米廠、碼頭工作的工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潮汕人。¹⁹據統計，僅 1782 年至 1868 年間乘紅頭船移居暹羅的潮州人便達 150 萬人之數。19 世紀下半葉的華人移民，不少為木匠、鐵匠、屠夫、苦力、點心師傅、人力車伕等，其中苦力和車伕悉數由華人包辦，並不見暹國人的身影。²⁰

曼谷王朝（Chakri Dynasty，又稱「卻克里王朝」，1782 年至今）初期，曼谷的三聘路街（Sampheng）到素里翁路（Surawong Road）一帶已形成廣闊的華人商業區，至今仍是曼谷商業中心之一，商家多為潮州人，潮州話在這裏通行無阻。²¹19 世紀，由於中國不斷發生饑荒與內亂，加上到暹羅經商容易致富，以及當地人對華僑沒有排斥感，以廣東汕頭人為主體的華人開始大規模移民到暹羅王國首都曼谷，曼谷遂成為中國之外汕頭人居住最多的地方。²²1855 年，暹羅和英國簽訂《寶寧條約》（Bowring Treaty），被迫開放門戶。²³簽約規定英國公民可以在暹羅任何港口從事自由貿易，英國輸入暹羅的商品只需繳納商品價格 3% 的進口稅，暹羅的貿易逐漸被納入資本主義的貿易體系。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暹羅王國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發展製造業，興修水利

19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printed version, 1951 first published), p.83; James C.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Since 18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94.

20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107.

21 李益杰：〈海外潮汕華僑華人集中於泰國的原因淺析〉，頁 51-52。

22 施堅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著，許華等譯：《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60-162；吳瓊、李創鑫：〈泰國華語及華語教育現狀〉，《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第 4 期（2001 年），頁 1。

23 條約取名「寶寧」，因為英國簽署代表是寶寧爵士（Sir John Bowring，又譯作寶靈，1792-1872），他當時也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四任總督、英國駐華第八任商務總監。香港九龍佐敦的寶靈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和通訊設施。這對勤勞且有技術的勞工產生了極大需求，華工因此再次受到歡迎。而這時期的中國清朝正處於內憂外患和自然災害中，民不聊生，暹羅的天時地利使其成為粵東潮汕人的求生目的地，移民人數增長空前。²⁴由此可推知，潮州話隨着幾批潮汕人的遷入而傳入泰國，成為泰國華人中最為通用的「唐話」。華人在泰國與泰人普遍和睦相處，與當地社會積極融合，所以泰國保留的潮州話逐漸被加入泰語元素，形成有別於中國本土潮州話的「泰式潮語」，例如受泰語影響將稱呼語放在人名前面；另一方面，泰國潮語也保留了中國古漢語的詞彙，例如「御駕」、「師爺」和「翁」等詞。²⁵華人移居暹羅以後，依然保持着在家鄉的文化和傳統，並且形成界限相對清晰的居住習俗，在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基礎上，又普遍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點。值得一提的是，居泰潮州人會以血緣、地緣為紐帶建立同鄉會、宗親會，發揮守望相助和自濟自救的精神，在海外立足。成立於 1938 年的泰國潮州會館（The Tio Chew Association of Thailand），經過八十多年的發展，目前已成為全泰國最大的同鄉地緣性組織，會館擁有的館廈資產首屈一指，會員人數更堪稱世界各華人社團之冠。

三、漢語與暹羅華人社會

（一）漢語的傳播

1238 年素可泰王朝建立，1377 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 在位）正式冊封阿瑜陀耶國王為暹羅國王，「暹羅」成為泰國正式的漢語名稱，後來明成祖賞賜金銀大印，暹羅王還為此遣使謝恩。²⁶中國明代，漢語在暹羅的傳播有兩大標誌性事件：第一，1371 年，暹羅開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學習漢語。與此同時，明王朝也開始培養精通暹

羅語的中國人。1497 年，廣東布政司招募一批懂暹羅文的中國人入京備用；1515 年開始，在暹羅使團中挑選適合者送往四夷館擔任暹羅語教師。第二，明朝政府在四夷館中增設暹羅館，專門負責暹羅語言、文字的翻譯和教習。1579 年暹羅館正式開館，首批招收學生 12 名，皆從世家子弟中選拔，學習期間享有俸祿，學成之後可擔任譯字生並授官職。教師則是從來華朝貢的人員中挑選，其中不少為暹羅華人。²⁷暹羅館開館初期，握悶辣、握文鐵、握文貼、握文源等教師，便是應明朝廷要求留華的原暹國使臣。至明朝末年暹羅館有教師 4 人，學生 10 人。清初四夷館改名四譯館，教學方式延續，其中暹羅館有教師 5 人，學生 9 人，但招生情況不穩定。²⁸暹羅館培養了一批批精通泰語的雙語人才，為兩國文化交流，特別是漢語在暹羅的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另外，暹羅館也編輯了最早的泰漢雙語字典《暹羅館譯語》。該字典收錄常用字 3,550 個，共 18 類。分析該詞典所收錄的詞語，已出現了漢語官話、方言詞彙，尤其閩南語詞彙進入暹羅語言系統的情況。²⁹詞典的出現，是語言傳播縱深發展的重要標誌，說明在當時的暹羅，已經出現學習漢語的現實需要。

此外，暹羅館留存的兩國往來文書，也是漢語在泰國傳播的重要證據。暹羅發往中國明朝的官方貢書稱為「金葉表文」，因為早期東南亞國家不使用紙和筆，多使用貝多葉（棕櫚葉，屬棕櫚科植物）作為書寫工具。暹羅國除了使用貝多葉，也使用最尊貴的金葉，即以黃金製成葉狀薄片，對應中國給暹羅用紙張書寫的誥書，作為對中國最高的敬意。有明一代，暹羅國遣使具「金葉表文」入貢，從明太祖到明熹宗（1605-1627，1620-1627 在位），共有十三次。³⁰目前仍存於世的金葉國書，有

24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101-112；許肇琳：〈泰國華人社區的變遷〉，頁 46-57。

25 蔡明宏：〈中泰語言文化交融下的華語教育〉，《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13），頁 494。

26 見〈泰國海絲明珠〉，載《大公網》，發佈於 2017 年 12 月 3 日，<http://www.takungpao.com.hk/taiwan/text/2017/1203/130373.html>，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27 段立生、趙雪：〈從泰語和中文教學看中泰兩國關係之發展〉，載劉文正等編《中國——東盟與中泰關係研究：第一輯（政治、文化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250。

28 楊剛、朱珠：〈漢語在古代泰國的傳播〉，《傳播力研究》，第 4 卷總第 104 期（2020 年），頁 40。

29 陳鎔：〈弼議「一帶一路」背景下泰國的華文教育：部分問題與初步對策〉，《中國語言文化學刊》（泰國），第 6 卷第 1 期（2019 年），頁 139-153。

30 陳鴻瑜：〈揭開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暹羅金葉表文之神秘面紗〉，《故宮文物月刊》，第 439 期（2019 年），頁 77。

暹羅國王拉瑪三世給清朝道光皇帝（1782-1850，1820-1850 在位）特進的金葉表文，以感謝清國冊封其為國王，原件現典藏於台灣地區嘉義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³¹ 從胡廣（1369-1418）等纂修的《太祖高皇帝實錄》可見，暹羅遣使具「金葉表文」入貢中國明朝首見於 1375 年，為暹羅國遣其臣婆坤岡奉「金葉表文」入貢。³² 據田生金（1569-1639）《報暹羅國進貢疏》和談遷（1594-1658）《棗林雜俎》留存的文獻，「金葉表文」分別用漢字和暹羅文字書寫，文筆流暢、格式完備，應是出於漢語水平較高，且嫻熟文言和精通表文程式的文人之手筆。由此推斷，當時暹羅已經出現了一批熟悉漢語和精通漢文化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也極有可能是在當地定居且有官職的華人，既是翻譯又是暹羅使臣。從派遣留學生、成立暹羅館、編撰《暹羅館譯語》，以及暹羅語言中的漢語詞彙等來看，反映在明代，漢語與暹羅當地語言已經出現較為密切頻繁的接觸，而且在暹羅已經出現了解並學習漢語的人才，以滿足和中國溝通的現實需要。³³

（二）閩方言的通行

承上所述，明末清初移居暹羅的中國人，逐漸在今北大年（Pattani）、宋卡（Songkhla）、暹羅首都阿瑜陀耶等地形成固定居住區，泰國華人社會得以初步形成。據西川如見（1648-1724）的《華夷通商考》統計，17 世紀初期旅居大城的華人約有四千人，在北大年，中國人的數目遠遠超過當地居民數目；而以暹羅為永久居住地的華人則不過三千人。³⁴ 到了 17 世紀下半葉，定居暹羅的中國人至少一萬人，可見華人已成為暹羅不可忽視的社會階層之一。19 世紀，華人遍佈暹羅全境。據統計，1822 年暹羅全國有華人 44 萬人，1882 年

至 1944 年期間，共約有 104 萬華人流居泰國，到 20 世紀初，全暹羅華人中閩籍人士佔 16%。³⁵ 另據泰國政府 1966 年的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為 26,257,916 人，其中華籍人口 409,508 人，但這個數字不含已隸泰籍的華人。³⁶ 若把已歸化泰籍的華人人口都計算進去，1955 年泰國全境共有 236 萬華人，估計其中 56% 為潮州人、16% 為客家人、12% 為海南人、7% 為福建人。³⁷ 根據福建海外交流協會統計，1986-1990 年間，泰國華人口 465 萬人，其中閩籍華人佔 8%，約 37.2 萬人。另據 1992 年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的調查，在 20 世紀兩次泰國華僑、華人口統計中，閩籍華僑華人所佔比例最高時達 15%，最低時僅為 7%。而據江白潮的估算，曼谷王朝拉瑪五世（朱拉隆功 Chulalongkorn，1853-1910，1868-1910 在位）後期，華僑華人達 79.2 萬人，而當時暹羅全國人口為 830.4 萬人，華僑華人佔約 9.5%，從 1882 年到 1944 年，中國移民泰國人數突破 100 萬人，其中多數是潮州人。³⁸

有關泰國閩籍華人各方言區的人口估數，顯然缺乏完整的各年代數據鏈，只能從零星文獻或中國地方誌中整理。而其中一些統計按國籍只點算華籍人口，並不包括已歸化泰籍的華人，另外也有一些統計把已隸泰籍的華人都算進去，因此不同資料在人口估算上的差異頗大。縱然如此，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從已有數據中可以發現，倘若把同屬閩語方言區的粵東潮汕人口數都計算進去，則在泰國的華人族群中，肯定以閩方言區的移民佔主體，力壓其他華人方言群。根據保守估計，20 世紀後期泰國華人約有 350 萬人，佔泰國總人口 8-10% 左右，為東南亞各國潮汕人最為集中的國家，潮汕人約佔華人口 56% 左右。³⁹

31 同上，頁 82-83。

32 此版本為 1984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江蘇國學圖書館藏嘉業堂《明實錄》傳鈔本校印之版本。

33 陳鐸：〈弼議「一帶一路」背景下泰國的華文教育：部分問題與初步對策〉，頁 139-153；楊剛、朱珠：〈漢語在古代泰國的傳播〉，頁 40。

34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89.

35 施堅雅著，許華等譯：《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60-162。

36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81.

37 George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212.

38 江白潮：〈二十世紀泰國華僑人口初探〉，《泰中學刊》，第 2 期（1994 年），頁 67。

39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6-9。

粵東、閩省等地移民遷徙泰國，必然帶去家鄉的各種方言，當中以廣東潮汕話、福建閩南話最為通用。前者實際上屬於閩南語系的分支，學術上慣稱為「粵東閩南語」，因此閩南方言便成為泰國華語的主流。⁴⁰由於經濟影響最大、同時人口最多的是潮汕人，所以潮汕話在泰國流傳十分廣泛，除了潮汕人及其後代，一些在華人集中的地方居住的泰國本地人和講其他方言的華人，為與潮汕人交往和做生意，也學會了潮汕話。至於漢語官話（普通話／國語／華語），大部分泰國華人是不会的，只有個別地區情況比較特殊。如泰國南方，與馬來西亞接壤，貿易特別活躍，會說漢語官話有利做生意，因此這個地區的華人會說官話和幾種方言。又如泰國北部清邁（Chiang Mai）、清萊（Chiang Rai）的華人多是國民黨人的後代，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有部分人前往泰國清萊府，在沙隆山一帶建立了華人村，後來這批人得到泰國政府准許加入泰籍，這些華人就只會說官話或帶雲南口音的西南官話。⁴¹

四、泰國華人社區的現狀與華文教育現狀

（一）曼谷唐人街與華人生活

曼谷的唐人街主要包括「兩路一街」，指的是耀華力路（Yaowarat Road）、石龍軍路（Charoen Krung Road）和三聘街（Sampheng）等大街連接而成的街區，是曼谷最古老的街區之一。該社區的華人大多經商，商店的招牌和廣告幾乎都使用中文，日常口語交流則依然使用潮州話。其中三聘街是華人居住最集中的地方，這條街可分為鹹魚街、蚊帳街、觀音亭街、燈籠街、竹篾街等路段，處處可感受到豐富的中華元素。例如，華人經營的商店裏多設有中文匾額，掛有中國字畫和對聯，並且會用潮州話招待客人。最為熱鬧繁華的是耀華力路，街上的商店鱗次櫛比，在這裏以潮菜為主的餐飲業成行成市。華人既可以品嚐到「魚丸」、

40 廣東潮汕話和福建閩南話關係親密，兩者基本上互通，但一般論述上的泰國潮汕華人並不包括福建閩南人。

41 吳瓊、李創鑫：〈泰國華語及華語教育現狀〉，頁 1。

「蝦餃」這類地道的潮州小食，也可以在各大酒樓吃到不同地域的正宗菜餚。這條路上也分佈着許多出售華文書刊的書店和報攤，還有以放映潮劇為主的電影院，一些劇院也會偶爾邀請中國的潮語劇團來演出。⁴²由以上可見，唐人街的華人依然保持着中華精神文化生活，華人社區也守護着泰國華人的民族認同感、歸屬感。同時，由華人主導的零售業為泰國的經濟進步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傳統節日方面，曼谷的華人至今依然保留着過中國節日的風俗習慣，其中慶祝春節的氣氛尤為濃厚。泰國華人的數量眾多，因華人在當地享有較高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是故泰國政府於 2021 年將中國的春節設定為法定假日，此舉也帶有吸引中國旅客的考量。⁴³農曆春節前夕，當地華人會在除夕前半個月開始採購年貨，為年夜飯做足準備。祭拜祖先也是必不可少的習俗，不能返鄉和家人團聚的華人，會以公司等為單位聚集起來欣賞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春晚節目。⁴⁴值得一提的是，紅包被當地華人賦予了新的含義，它不僅來自長輩，在許多華人企業中，老闆也會給員工派發紅包，這個情況在香港也很常見，稱之為「開工利是」。泰國華人遵循舊俗慶祝春節，「過節」成為了華人身份的象徵，意味着他們認同自己是「龍的傳人」。此外，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也廣為泰國人接受和認同，在曼谷唐人街潮汕餅店到處可見，多為家族經營和傳承。潮汕餅店的糕點，從精湛的製作工藝到古色古香的包裝，依然保持着最傳統的形式。不僅華人家庭會來到曼谷唐人街置辦糕點，店家也會根據當地人的口味微調配方，所以中國月餅也受到泰國人的歡迎，尤其是榴槤味月餅。⁴⁵這樣的現象折射出讓華人引以為傲的中國特色，且吸

42 沈立新：〈曼谷唐人街與泰籍華人〉，《史林》，第 4 期（1990 年），頁 87-94。

43 中國春節於 2021 年首次成為泰國全國法定假期，2022、2023 和 2024 年則改為地域法定假期，適用於那拉提瓦府（Narathiwat）、北大年府（Pattani）、沙敦府（Satun）和也拉府（Yala）四地。

44 見〈曼谷華人眼中的春節〉，載《新華網》「國際新聞」，發佈於 2016 年 2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2/11/c_128712747.htm，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45 李敏：〈中秋節前夕探訪曼谷唐人街老字型大小餅店〉，載《中國僑網》，發佈於 2021 年 9 月 13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766375054742314&wfr=spider&for=pc>，2023 年 6 月 13 日讀取。

引着當地的泰國人，可見中華文化習俗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並適應着當地社會。

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和習俗的態度，據在地問卷調查，當問及曼谷潮汕人在甚麼情況下會感覺到自己和中華文化有聯繫時，超過六成人選擇「與中國人接觸」、「過華人傳統節日」；四成以上的人選擇「在家的時候」、「去中國的時候」。關於「你的家庭比較重視甚麼節日」，大多數受訪者選擇「中秋節」、「春節」、「新年」等節日。近兩成的人同時選擇中國傳統節日「中秋節」、「春節」，近一成半的人同時選擇「新年」、「春節」、「中秋節」。⁴⁶ 反映廣東潮汕民系即使已移居泰國多年，仍對祖籍地有較深的感情，將之視為「根」，目前還保持着華人的傳統習俗，如過中華傳統節日、祭祀祖先等。

(二) 華人與泰國社會之融合

目前居住在泰國的華人，大致上可以分為四代：第一代可稱為「華僑」或「海外華人」，惟數量在不斷減少當中；第二代則是泰國出生但其父母具有中國籍；第三代與第四代皆是泰國出生且其父母也是泰國出生。由於在泰國的華人經過長時間的同化，尤其是 1950 年代中國在國籍法上取消了雙重國籍，50 年代後期 95% 的華僑都加入了當地國籍，之後在泰出生的華人幾乎都擁有泰國籍，因此他們也被稱呼為「華裔泰國人」或「泰籍華裔」。至 2002 年，泰國華僑未改國籍者只剩下 25 萬左右。⁴⁷

華人與泰國社會的融合程度很高，泰國的唐人街是完全開放的，與當地人的溝通和互動十分頻繁。華人能夠融入當地生活，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教育是華人在文化上與當地人融合的關鍵。接受泰國正

46 鞠玉華、陳子：〈泰國曼谷潮人群體調查研究——以文化認同為視角〉，《東南亞縱橫》，第 11 期(2014)，頁 77。

47 許梅：〈泰國華人政治生活的變遷〉，《東南亞研究》，第 2 期(2002)，頁 18。

規高等教育的人在當地會受到尊重，也會擁有更廣泛的職業選擇，例如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等。因此，華人家庭的父母傾向於讓孩子從小便進入泰國的正規學校，這樣的情況縮小了新一代華人與泰國人之間的文化差異。第二，泰國的華文教育仍處於較初始階段，小學、初中和大學各自推出的華語教學都是從零開始，這導致泰國的大部分中青年華人的泰語比華語更為流利。⁴⁸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讓他們易於接受泰語文化。第三，泰國是佛教大國，民眾多信奉上座部佛教，也稱為「南傳佛教」，此雖與中國流行的大乘佛教在修行方式等方面有所區別，但是包容大度、與人為善的教義是相通的，因此在漢傳佛教徒（華人）和南傳佛教徒（泰人）之間並無嚴重的矛盾和隔閡。再者，兩族人民謙和善良的品性，使得他們能夠互相包容、和平共處，推動了華人與當地社會的融合。⁴⁹ 現代的泰國華人，不少已經和泰族人一樣，用泰姓、講泰語、信奉上座部佛教，儼然已經和當地人沒有甚麼區別。只有在中華傳統節日時，才能在慶祝儀式裏，找到一絲華人的影子，可以算是海外華人中與當地社會融合最完全的一群人。

(三) 泰國華語文教育的發展與現況

華人社會的發展壯大，為漢語在暹羅的傳承奠定了社會基礎。暹羅華人重文學，好詩書，明清時期通過開辦私塾、書齋等形式，教授後代中國語言和中華文化，課本包括《三字經》、《千字文》、《孝經》、《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等。此外，少數有經濟能力的華人也會把孩子直接送回中國就學。⁵⁰ 私塾之外，漢語傳承與傳播的重要機構——華文學校，最遲在 19 世紀也已出現。目前有據可查暹羅最早教授漢語的學校，為創立於曼谷王朝拉瑪一世皇時期（Rama I，1737-1809，1782-1809 在位）的 Kolian 學校，招收學生約 200 人。此外，創立於拉瑪四世皇時期（Rama IV，1804-1868，1851-1868 在位）的

48 蔡明宏：〈中泰語言文化交融下的華語教育〉，頁 494。

49 同上，頁 495。

50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 141-142.



Rachadong 基督教學校，則由西洋傳教士開辦，開設有漢語課，建校初期有學生 27 人。⁵¹ 1908 年，中華會館在曼谷設立了華僑創辦的第一所華校，師資均從中國直接聘用。1911 年暹羅華僑社團相繼創辦以方言為教學用語的華文學校，如潮州人創辦的「新民學術中華學校」，1914 年由福建會館設立的「培元學校」等，授課內容均依據中國典籍或教材，校長等教學管理人員全部為華人。1919 年暹羅政府頒佈《國民教育條例》，明令 7 至 14 歲的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接受義務小學教育，學校分為官立學校和受政府監管的私立學校，華文學校多為私立；據文獻記載，1936 年泰國的私立學校共有 1,541 所，其中華文學校便有 259 所之多。⁵²

1910 年代末期，暹羅政府開始對發展迅速的華語文教育採取限制政策。1918 年暹羅政府頒佈《民校條例》，規管已建立的華文學校，規定華文學校的校長必須接受兩年或以上的本地教育，教師則須於一年內通過兩次政府考核包括通過泰文考試才可任職，此外華文學校在課程安排上，必須加入每周不少於三小時的泰語教學。後來為了進一步同化外來移民，暹羅政府對華文學校的授課安排進行了限制，如 1919 年宣佈每周 28 課時中，22 課時必須使用泰語作為授課語言，包括數學、科學和歷史等學科，中文只能作為一門外語來教授，每周不得超過六小時，而且只能安排在下午上課。⁵³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泰國共有 294 所華文學校，大多數教華語，但也有些學校教方言，包括潮州話、客家話、廣東話、閩南語和海南話，其中以潮州話最為流行。如果方言本身不作為一門課程，那麼就會用它作為教授華語的媒介。⁵⁴

51 楊剛、朱珠：〈漢語在古代泰國的傳播〉，頁 39。

52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143.

53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143-144; 謝培屏：〈戰後暹羅對華人的移民政策（1945-1949 年）〉，《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3 期（2017 年），頁 166。

54 鄒嘉彥、游汝杰：《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 72。

1938 年 12 月，泰國發生政變，陸軍元帥鑾披汶·頌堪（Plaek Phibunsongkhram, 1897-1964）第一次組閣（1938-1944），其任內推行「泛泰國主義」政策，強制同化泰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在泰扎根百年的華人亦不例外。⁵⁵ 1939 年，7 至 14 歲義務教育中的中文學習，被縮減至每周不能多於兩小時；在鑾披汶極端民族主義的陰霾下，同年 7 至 8 月間，共有 37 所私立華文學校相繼關閉。至 1940 年，華文學校遭全面封禁，就是泰國政府推行泰化政策的一部分，彼時僅有兩所兼教中文的學校得以倖存。⁵⁶ 後來，1952 年又頒佈一項禁令，禁止教師用華語授課，甚至不允許在黑板上書寫漢字。基於政治原因，中泰兩國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關係緊張，華語學校因此再次被迫關閉，華語師資力量也隨之大大減弱。在這期間，華語文教育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傳授：一是忍辱偷生；二是私人補習；三是偷龍轉鳳，如曼谷的英語大學通過商業華文系轉辦華文系；四是國際學校，如泰國華文國際學校的出現。⁵⁷ 到 1980 年代中期，才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學華語教師到美國和台灣等地區留學。另外，也有些是從華語學校畢業，再前往中國大陸或台灣地區進修後回泰任職，泰國的華語教學才真正得到發展。⁵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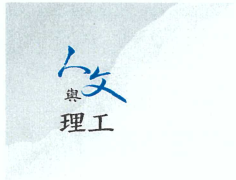
20 世紀 90 年代，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泰國對華語人才的需求急速增加，加上泰國華人社團的努力爭取，泰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轉變。1992 年，泰國華文教育解禁，翌年泰國教育部制訂泰國華語發展計劃，批准泰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階段都能開設華語課程，各校有權自選教材和聘用中國教師，使華語教學正式納入到了泰國國民教育體系，當時共有 129 所

55 謝培屏：〈戰後暹羅對華人的移民政策（1945-1949 年）〉，頁 166。

56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p.146-147.

57 吳堅：〈新時代·新漢語·新征程——東南亞漢語教育發展〉，載《「一帶一路」視域下東南亞漢語人才培養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華南師範大學，2017），頁 5。

58 吳瓊、李創鑫：〈泰國華語及華語教育現狀〉，頁 2。



中小學開設華語課程。⁵⁹ 1998 年，泰國政府批准華語可以成為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門外語課程，學生在報考大學時可以選擇以華語代替其他外語。

至於大學課程方面，1978 年泰國宋卡王子大學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在其北大年校區開始招收中文專業本科生，該校成為泰國第一所頒授中文專業學士學位的學校。後來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博仁大學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易三倉大學 (Assumption University)、華僑崇聖大學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泰國藝術大學 (Silpakorn University)、東方大學 (Burapha University)、清邁師範學院 (現為清邁皇家大學, Chiang Mai Rajabhat University)、泰國商會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蘭實大學 (Rangsit University)、詩納卡寧威洛大學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 等高校，也都紛紛開設中文本科專業；各大學的課程編排、教學教法各有特點，如易三倉大學、泰國商會大學側重在商貿方面。

至於本科畢業後的教學，朱拉隆功大學一直是學士後課程的先鋒，1997 年首辦中文專業碩士學位，學制為兩年半，現設有中文博士課程，並與北京大學合作建設孔子學院。⁶⁰ 據統計，2002 年泰國全國共有 2,587 所中小學、227 所高校和 192 所職業技術學校開設華語課程，學習人數超過 80 萬。⁶¹ 此外，在泰國王室、政府和中國國家漢辦的大力支持下，泰國於 2006 年起在各地建立了共 16 所孔子學院和 11 個孔子課堂，為社會提供漢語教學普及服務，數量為東南亞各國之冠。⁶²

59 格桑央京、文博：〈互動型教學模式及其在泰國漢語課堂教學中運用的實證研究〉，載《「一帶一路」視域下東南亞漢語人才培養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75；陳艷藝：〈從華人認同看泰國華文教育的復蘇與發展(1992-2002)〉，《東南亞縱橫》，第 3 期(2013 年)，頁 69。

60 吳瓊、李創鑫：〈泰國華語及華語教育現狀〉，頁 2-3；常大群：〈泰國各級學校漢語教學狀況的調查〉，《海外華文教育》，第 3 期(2008 年)，頁 76-77；符翠蘭：〈泰國的華語文教育——過去、現況與未來〉，泰國專業華語教學實務講座，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華商管教育學院，2016 年 11 月 28 日。

61 陳艷藝：〈從華人認同看泰國華文教育的復蘇與發展(1992-2002)〉，頁 67。

62 此處乃據中國孔子學院總部駐泰國代表處的資料統計。

具體來說，當代泰國的華語教學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針對在校青少年的華校教育；一是針對在職成年人的華校以外的教育。華校教育包括小學和中學教育，生源大多是華裔子女。以前曾有許多華校用潮州話授課，但目前華語普通話已成為華校教學和學習的目的語。華校教育現時存在的問題包括：數量減少、規模縮小、師資薄弱、生源短缺。華文教學的問題則包括：教材與課程設置不足、教師缺乏實用性講練、師生互動效果不理想、學生課堂參與度低、繁體字和簡體字混用等。⁶³ 與此相反，針對在職成年人的華語教學事業卻發展得很快，首都曼谷一些大專院校都紛紛開設了華語課程，如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泰國農業大學、藍勘杏大學 (Ramkhamhaeng University)、馬希頓大學 (Mahidol University)、戈勒大學 (Kirk University) 等。⁶⁴ 為培養更多華語人才，有些院校還開設華語夜校、短期學習班等，教師大都是華裔，大部分曾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地區受過教育，而生源亦早已不限於華裔，泰族人中學習華語的人也越來越多。

五、結語

泰國華人社群和漢語傳播傳承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首先是華人的遷入，最早可以追溯至素可泰王朝前期，大約為中國的南宋 (1127-1279) 末期，漢語也隨之被帶到了暹羅。其次是華人社區的建立，大致可以追溯到暹羅大城王朝時期、吞武里王朝時期，對應的中國朝代是元末至清初，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貿易》中記載了早期中國商人在當地的婚姻和貿易情況。明朝至清朝中葉，暹羅積極發展貿易，大力招攬華人，不少潮汕人因而大舉遷泰從事不同行業。到 19 世紀初，由於中國民生困苦，破產手工業的工人和失去耕地的農民被迫選擇出海

63 劉岩：〈泰國曼谷華人的華語觀〉，頁 43；吳瓊、李創鑫：〈泰國華語及華語教育現狀〉，頁 3；格桑央京、文博：〈互動型教學模式及其在泰國漢語課堂教學中運用的實證研究〉，頁 75。

64 劉岩：〈泰國曼谷華人的華語觀〉，頁 43。